

成为小王子系列

Pilote de Guerre

Antoine de Saint-Exupéry

空军 飞行员

[法] 圣埃克苏佩里——著

马振骋——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成为小王子系列

Pilote de Guerre
Antoine de Saint-Exupéry

空军 飞行员

〔法〕圣埃克苏佩里——著

马振骋——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军飞行员/(法)圣埃克苏佩里著;马振骋译;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(成为小王子系列)
ISBN 978-7-02-014052-7

I. ①空… II. ①圣… ②马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法
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3464号

责任编辑 甘 慧 张玉贞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09千字
开 本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 5.5
版 次 2018年6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052-7
定 价 4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圣埃克苏佩里小传

圣埃克苏佩里 1900 年出生于法国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。父亲是保险公司职员，母亲懂音乐，爱绘画，很有艺术素养。圣埃克苏佩里的童年过得很愉快，中学时代是在瑞士度过的，1917 年回国。1919 年投考海军学校失败，在巴黎美术学院学美术。1921 年参加空军，受训后派往当时法属摩洛哥学习飞行，获证书。1923 年复员回巴黎。这时他开始写作。

1926 年 9 月圣埃克苏佩里考上设在图卢兹，哺育了法国最早一代民航飞行员的拉泰科埃尔航空公司。他年轻有为，热心大胆，深受上级器重。后来他调往非洲撒哈拉西部朱比角中途站。当时撒哈拉西部有三种势力：法国、西班牙和阿拉伯抵抗部落。三方面的关系有时相当紧张。飞机迫降在沙碛上，飞行员常有渴死、遭虐杀、扣作人质的危险。圣埃克苏佩里一无自卫手段，二无人生保障，凭诚意、机智和胆略，赢得摩尔人的信任，争取到西班牙人的合作，多次给处境危困的机组提供有效的帮助。在朱比角一间小木屋里，两只汽油桶上加一块木板，他写出了《南方邮航》(1928)。

1929 年，他到南美洲开辟新航线。阿根廷巴塔哥尼亚气候严酷，经常飞沙走石。圣埃克苏佩里负责境内里瓦达维亚到彭塔阿雷纳斯那一段航线。1931 年在阿根廷他和擅长雕塑的康素

罗·桑星结婚。同年年底发表《夜航》，获费米娜文学奖，在文学界声名鹊起。

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。圣埃克苏佩里去那里为巴黎两家报馆撰写通讯报道。1938年又登上飞机尝试接通纽约到麦哲伦海峡附近火地岛的航线，不幸又告失败，还身负重伤，在纽约长期治疗。1939年发表《人的大地》，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。

不久，同盟国和轴心国在欧洲正式宣战。圣埃克苏佩里是空军后备役上尉军官。他已39岁，作为空军飞行员已经太老，但是他不愿意到情报处工作，再三要求转入战备役，编入侦察部门。1940年，法国贝当政府跟纳粹德国签订停战协定。圣埃克苏佩里不久退役，回到失败主义气氛弥漫的巴黎，苦闷彷徨。12月他听从好友莱翁·维尔特的劝告，下决心到美国去看能为苦难的祖国做些什么。在美国，法国戴高乐派和维希派争斗激烈，圣埃克苏佩里无所适从。苏联宣布对德作战，初期节节败退，放弃大面积土地，他振笔疾书，写成《空军飞行员》，描述他在国内阿拉斯上空的一次侦察飞行，让世人明白敢于作出牺牲的失败孕育着日后取得胜利的种子。

他不甘心在艰苦抗战中坐等胜利来临。1944年3月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卡富塔，向同盟国地中海空军司令部要求参加战斗，感动了地区作战司令美国的艾拉·埃克将军，批准他回到已迁至撒丁岛的原部队，进行五次侦察飞行。他进行了八次还不歇手。7月31日，他要执行他的第九次任务，目的地是他童年的故乡里昂东面的空域。那天风和日丽，圣埃克苏佩

里精神抖擞地登上座舱，从科西嘉岛东北的博尔戈起飞，进入地中海上空后，竟像他书中的小王子一样，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，虽然多方努力调查，也没有找到作家的遗体和飞机残骸。圣埃克苏佩里罹难的时间、地点、原因始终是个不解之谜。

战后，法国连续出版了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，其中有《要塞》(1948)、《青年时代的信札》(1953)、《笔记》(1953)、《给母亲的信》(1955)、《生命的意义》(1956)。

圣埃克苏佩里进入航空界，是他人生的转折点，这使他这个少不更事的青年，步入一个需要高度责任心和冒险精神的领域，渐渐走上光辉的人生历程。圣埃克苏佩里和他的同事，横越浩瀚沙漠，苍茫大海，巨峰林立的安第斯山脉，既锻炼了意志，又充实了思想，他从空中看到地球，只是依托在山、沙、盐碱组成的底座上，生命在上面只是像瓦砾堆上的青苔，稀稀落落的，在夹缝中滋长。在这块狭窄的背景前历史上发生过多少人间悲喜剧，产生了多少爱和恨。其实，文明有时像夕阳余晖似的，非常脆弱，一次火山爆发、一次海陆变迁、一场风沙都可以使它毁灭无遗。

飞机愈飞愈高，航线愈飞愈远，都要回到地面又重新起飞，也没有最终的目的地，这也象征了圣埃克苏佩里的思想与作品。根据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哲学，个人应该首先通过行动建立自己的本质。人的品质是以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而确定的。

这样做的同时，是向着人（即我们所说的“大写的人”）的方向前进，达到理想中的自我完成。人的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，随着人的上升日臻完善。因而，人的一生是人的成长过程，人生只有一条道路，一个途径，走向人的境界，而人又是在永恒中不断完美的形象。

译序

黑色空中芭蕾

1939年9月3日，英法两国宣布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，由此开始了20世纪的第二场世界大战。德国此前吞并一部分波兰领土，感到兵力准备还不够充分，气候条件也不理想，并不急于进攻法国。法国军队也就躲在自以为是天堑的马其诺守线后面，采取守势。双方不进不退，不战不和，僵持到第二年5月，史称“奇怪的战争”。

名称虽然如此，但是对于圣埃克苏佩里的任务决不是“奇怪”两字那么轻松。他由邮航班机飞行员，转为空军飞行员。作为后备役上尉军官，三十九岁，他早已超龄，不适宜驾驶军用飞机，但是他再三要求，被编入了侦察部门。德国空军虎视眈眈，随时起飞截击，法国空中侦察飞行也愈来愈危险，在短短三周内他所属的侦察部门总共23个机组就损失了17个。

1940年5月，德国进行闪电战，机械化师长驱直入法国北部。6月17日，贝当政府向德国请求停战。22日在贡比涅签订停战协定，规定法国军队解除武装，法国五分之三领土移交给德国管理。圣埃克苏佩里复员。他说：“在希特勒统治的地方没有我的位子。”他觉得自己最好的报效祖国的方法，就是写文章获得大量的读者，争取美国的参战。

他取道葡萄牙坐船，在1940年的最后一天到了美国纽约港。却不料不久看到美国人的精神状态，一如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的法国，绥靖主义思想浓重，舆论也相当混乱。纽约法国社团内也分为三派：维希派、戴高乐派和中间派，关系错综复杂，内斗激烈，是法国国内政治派系斗争的延伸。圣埃克苏佩里号召法国人团结一致对抗纳粹，反而受到各方的攻击与污蔑。

那时，他的《人的大地》（在美国书名为《风沙星辰》）与美国本土作家约翰·斯坦贝克的《愤怒的葡萄》正在美国畅销，他也成为名人。当巴黎陷落，法国投降，全世界为之震惊，认为是欧洲伦理与文明的崩溃，报上赫然大字标题：法兰西已不再存在。

美国知识界等待法国作家挺身而出，表明自己的态度，解释法国的沦亡。但是法国作家大多数保持沉默。

圣埃克苏佩里在纽约写文章，开讲座，大声疾呼，毫无效果，过着平生最痛苦与无奈的流亡生活。他于是深居简出，写成《空军飞行员》，1942年1月在纽约出版（美国书名为《飞往阿拉斯》），叙述他1940年5月23日在北方阿拉斯上空的一次侦察飞行，从焦虑开始，最后接受牺牲而使人物升华，让世人明白敢于接受牺牲的失败孕育着日后取得胜利的种子，法国人也是好样的。

其实这与其他多次侦察飞行一样是个送死的任务，但是圣埃克苏佩里文章中完全以一个中学生似的天真，夹叙夹议，用

诙谐的比喻来描写身处绝境而又不服输的悲愤心情，这在美国非常打动人心。

《空军飞行员》的出版引起极大反响，因为法国投降还是个热门的话题，美国读者也已经等待很久，一年多内在美国图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，连政界权威人士也纷纷发表评论。美国报刊一致赞扬是这场战争以来的第一部大作品，是毫无异议的杰作，“在失败与流亡的阴暗岁月中一部值得骄傲的法国书”。他们看到了一个深层次的法国，不同于节节败退的参谋部留给世人的印象。法国人用刺刀在对抗纳粹德国的坦克，爱德华·维克斯 1942 年 4 月在《大西洋月刊》中写道：“一位战士的信条，一位行动中飞行员的历史，这本书与丘吉尔的演说，是民主国家对希特勒《我的奋斗》做出最好的回答。”

然而法国人对这部书的态度则颇有讽刺意味。在纽约少数只写文章没有行动的“超级爱国者”认为这部书是为贝当开脱。

圣埃克苏佩里把法语稿子寄给巴黎伽利玛出版社，出版社将其送到德国当局宣传科审查，海勒中尉删去一句“希特勒，他发动了这场白痴的战争”^①后签字同意出版。维希政府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。在法国被占领区，文人则对其提出最严厉的批评。

后来有法国作家向德国当局告密，书中一位犹太裔上校，

^① 在本书中，这句话已经恢复写上。

名伊斯拉埃尔^①，又有一只犹太人的鹰钩鼻，大受圣埃克苏佩里的赞扬，是明显的反对德国纳粹当局的灭犹太政策，在为国际犹太财阀政治集团招魂。《空军飞行员》后来遭到维希政府禁止。在戴高乐派占统治地位的北非居然也把它视为禁书。

但是《空军飞行员》却在法国本土私下流传，抵抗时期鼓励着法国抵抗战士、游击队员和普通人的士气。

^① Israel，作为普通人名，本书依照《法语姓名译名手册》译为伊斯拉埃尔。此词与以色列（Israël）国名拼法一样。

目 录

圣埃克苏佩里小传	1
译序 黑色空中芭蕾	1
第一章 我肯定做梦了。我在一所中学。十五岁。耐心解答我的几何题。	1
第二章 在这成堆的问题中，在这场山崩地裂中，我们自己也四分五裂。这个声音。这个鼻子。这个癖好。零星碎片是不会令人动心的。	10
第三章 一个敢死队任务……请问：为了搜集谁也不需要、即使有人活着带回来也没人接的情报去牺牲一个机组，是不是头脑清楚……	16
第四章 一切准备就绪。我们坐在飞机里。只待检验喉头送话器……	20
第五章 焦虑来自失去真正的身份。在我等候一条消息，决定我幸福或是绝望时，我像被推入了虚空。	22
第六章 我的身体记起了我曾遭受过的重跌、头颅骨折、糖浆似的黏性昏迷和在医院度过夜晚的滋味。	28
第七章 需要……需要……可是我要及时得到报答。我要有爱的权利。我要认清我为谁在死……	30

- 第八章 零下五十度我还是汗流不止，这是不正常的，不正常的。喔！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：我在慢慢地昏迷。 34
- 第九章 逐渐逐渐地，我也体会到死在眼前时有时会产生这种奇特的感觉：意料不到的闲暇……那些想象中的气急败坏，都被现实生活否定了！ 38
- 第十章 并不能因为押注是生与死，就可把一场猜正反面的赌博说成是历险。战争不是一种历险。战争是一种病。像伤寒症。 41
- 第十一章 但是，现在已没有火令我想起温情。没有冰冷的房间令我想起历险。我梦中醒来。有的只是一片绝对的空。有的只是极度的老。 50
- 第十二章 这一切都是荒谬的。什么都不对劲。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些互不啮合的齿轮装配成的。该追查的不是机器，是钟表匠。但是钟表匠不在了。 53
- 第十三章 在一场已算不得是比赛的业务中，能编些什么理由才可使人主动贡献一切？ 57
- 第十四章 人需要东奔西走，齐声高唱，或者进行战争，才感到自己是人，这也可算使自己跟他人和世界相结合而强加于自身的联系。但是这种联系多么贫乏！一个文明若是强有力的，它使人充实，即使这人在那里一动不动。 63

- 第十五章 事物有了自己的意义、有了自己的位置时，还有事物成为更大事物的一个组成部分时，事物就会展示一个面目，而和平就可以观察这个面目。 70
- 第十六章 如果他们径自一直往前走，这是这场大动乱使人与人分裂的结果，不是他们对死的恐惧。他们什么也不恐惧：他们是空的。 73
- 第十七章 生活总是打破公式的框框。失败尽管有种种丑相，还是显出是走向新生的唯一途径。我知道，为了使树木破土而出，就要让种子在土里烂掉。 89
- 第十八章 我不是为了抵抗入侵而死，因为没有一个是避难所，可供我与我爱的人躲身。我不是为了——一种荣誉的存亡而死，因为我拒绝裁判。 92
- 第十九章 我觉得我还是同一个人。我此刻感到的，以前也曾经体验过。我的欢乐或是我的悲哀，当然已经换了对象，但是感情还是依旧。 96
- 第二十章 机枪大炮一阵快速的连响，放出成百颗发磷光的大弹小弹，连续不断，像成串的念珠。千百串有弹性的念珠朝着我们方向延伸，拉得要绷断了，到了我们的高度爆炸开花。 103
- 第二十一章 这团灰黑影子，这群纵放在外的黑猎犬，来意不善。原野是蓝的。无边无际的蓝——海底一般的蓝…… 107

- 第二十二章 我在阿拉斯上空再一次为我的诚意寻求证据。我把我的肉体投入这场历险。我的整个肉体。我存心把它输掉的。我献出我能献出的一切，遵守这些游戏规则。 118
- 第二十三章 我们迟到了。迟到的同志有的不会回来了。他们迟到了吗？太晚了。也无可奈何了！黑夜使他们跌翻在永恒中。 126
- 第二十四章 敌人明天要占领田野。武装人员的纷扰是看不到的！地球很大。占领，在这里，可能只表现为无垠乡野中一个孤独的哨兵，田埂上一颗灰点子。 131
- 第二十五章 文明说来也像麦子。麦子养活人，人又留下麦种拯救麦子。麦种的保存像祖业，一代接着一代，受到尊敬。 140
- 第二十六章 它是一棵树种在土壤上生长的自由。它是朝着人的形象上升的环境气候。它像一种顺风，帆船靠了顺风才可在大海自由行使。 145
- 第二十七章 我相信普遍精神的崇拜可以激励和凝聚个别的财富，并建立唯一真正的秩序，也即生命的秩序。一棵树是合乎秩序的，尽管它的枝杈不同于它的根须。 150
- 第二十八章 明天，我们也是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明天，在证人看来，我们是失败者。失败者应该缄默。像种子。 159

第一章

我肯定做梦了。我在一所中学。十五岁。耐心解答我的几何题。两肘撑在黑色书桌上，斯斯文文地用圆规、尺、量角器。我好学，安静。有几位同学在旁边低声说话。其中一位在黑板上排出一串数字。另外几位贪玩的，在打桥牌。我时时在梦境中愈陷愈深，向窗外望上一眼。一根树枝在阳光中缓缓摆动。我望了很久，成了一个分心的学生……享受这份阳光，如同感到书桌、粉笔、黑板散发的这种童年气息，我都觉得高兴。我躲在受人关怀的童年中是多么快活！我知道，首先是童年、中学、同学，然后有一天接受考试。领取文凭。惘然不安地跨过某一道门廊；过了这道门廊，一下子成人了。那时，踩在地上的脚步重了。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。跨出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初几步。终于要在真正的对手面前试身手。尺、量角器、圆规，用来建设世界，也用来战胜敌人。再见了，游戏！

我知道，中学生一般不怕面对人生。中学生跃跃欲试。成人生活中的苦恼、危难、辛酸吓不倒一位中学生。

我却是一位奇怪的中学生。我这个中学生，知道自己生活在幸福中，不那么急于去面对人生……

杜泰特走来。我留住他。

“你坐这里，我给你玩一套扑克戏法……”

我把黑桃 A 给他找了出来，挺开心。

杜泰特在我对面，坐一张跟我一样的黑色书桌，晃着两条腿。他笑了。我谦虚地微微一笑。贝尼珂也上我们这里来了，手臂围住我的肩膀：

“怎么啦，小伙子？”

我的上帝，这一切多么亲切！

一位学监（是学监吗？……）打开门，召去两位同学。他们放下尺、圆规，站起身，往外走。我们目送他们出去。对他们来说，中学时代完了。人家把他们抛入了人生。他们的科学知识将有用武之地。他们将像成人，在对手身上试验自己的聪明才智。中学是个怪地方，每个人都要先后离开的。没有依依惜别。那两位同学看也没看我们。可是人生的机缘很可能把他们送往比中国还远的地方。甚至要远得多！中学以后，生活驱使大家四方奔波，他们敢说后会有期吗？

我们这些还留在温暖平安的孵化器中的人，低下了头……

“听着，杜泰特，今天晚上……”

但是，同一扇门第二次又开了。我像听到了判决书。

“圣埃克苏佩里上尉和杜泰特中尉，少校有请。”

完了，中学时代。这是人生。

“你早就知道要轮到咱们啦？”

“贝尼珂今天早晨飞过了。”

我们肯定是去执行任务的，既然他们召我们去。五月底，